

埃莱娜·格里莫

自传



野变奏

Variations Sauvages

[法国] 埃莱娜·格里莫/著 余磊/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埃莱娜·格里莫

自传

野变奏  
Variations Sauvages

[法国] 埃莱娜·格里莫/著 余磊/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变奏: 埃莱娜·格里莫自传 / (法) 格里莫著; 余磊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5

ISBN 7-5444-0111-1

I. 野... II. ①格... ②余... III. 格里莫—自传  
IV. K835.65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3462号

Variations Sauvages

Copyright ©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A-Paris, France, 2003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 2005 by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arranged through Shuyi Publication Company

First edition by Robert Laffont 2003

## 野变奏

——埃莱娜·格里莫自传  
[法国]埃莱娜·格里莫 著  
余磊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136,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本

ISBN 7-5444-0111-1/I · 0003

定价: (配 CD 一张) 21.00 元







# Hélène Grimaud

法国钢琴家 格里莫

“一位光芒四射的古典钢琴家……她的音乐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星期日泰晤士杂志》



471 7850

格里莫加盟DG首张大碟  
贝多芬：《暴风雨》钢琴奏鸣曲  
合唱幻想曲

477 5000

credo  
Hélène Grimaud  
Chopin & Liszt

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奏鸣曲  
肖邦：第二奏鸣曲；船歌；摇篮曲



“解放的奇迹临近了。它可能出现在海岸上，刚才还激起我恐惧的同一个来世现在却成了我到达自由的见证。那么这一奇迹何在？就在于突然发现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权对我提出减弱生存的欲望这样的要求。因为如果连这样的欲望都不存在了，那还有什么能够存在呢？”

斯蒂格·达热尔芒<sup>①</sup>

<sup>①</sup> 瑞典作家 (1923-1954) Stig Dagerman, 一个痛苦的文学家!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故事短篇和诗歌, 三十一岁时在他自家的车库里用汽车废气杀死了自己。他终于用这种方法对与日俱增的精神煎熬狠狠地说了一声“NO”, 或他企图用自杀来告诉世人, 这个世界再也不能给他任何悲伤与沉痛了。这就是他的对那些精神的苦痛说“NO”的方式。



# 目 录

## 1

不羁的童年 1

## 2

钢琴的救赎 26

## 3

初露锋芒 46

## 4

法国国立音乐学院 65

## 5

音乐、爱情、成长 77

## 6

孤独前行 117

## 7

命运的转折 139

## 8

与狼共鸣，与狼同乐 172

# 1

## 不羈的童年

我丝毫不怀念我的童年。在所有过去的岁月中，我从未有过失去乐园的感觉，相反，我渴望找到一方乐土，在远方，我期待着。

一片属于我的深藏的乐土。

“她从不满意！”

小时候，从看到我的、照料我的、议论我的人口中，我无数次地听到这样的话，早在我理解这些词的含义之前，我就把它们组成了一个家庭，就像我的长毛绒玩具一样。以“不”作为姓氏，它们就是“不”一家。所有“不”家的成员都具有同一种能力：在母亲的脸上画上惊讶和担忧。当我独自在房间里时，我就按照我所记住的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反复念这些词。我给它们编了系谱。“不”家的曾祖父（我自己就有一个我所敬爱的曾祖父）是“不服从”，没有曾祖母，这没什么原因，我自己也没有曾祖母。此外，我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我在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几次调查

更使我坚信这是一种财富：被我的老师和父母称作我的“小同学”的没有一个有曾祖辈的家庭成员。

“不服从”之后经常出现的是“不满意”，然后是“不可管教”，或者是“不可忍受”、“不守纪律”、“不知足”、“不顺从”……“不适应”、“不可预料”。

“让她进行体育运动。”

也许有人把我诊断为精力过于充沛，建议用武术或者网球来宣泄我过剩的精力。这两项运动我都做了，我还尝试了舞蹈，但被认为完全“不适合”于此道。我的反感超出了单纯肉体上所受的训诫：一切道具都使我感到厌恶。不管是紧身衣还是短裙，舞鞋还是粉缎，什么都不能令我高兴。我像极了人们数次试图送给我作为圣诞礼物但均未成功的洋娃娃。所有的洋娃娃都被我发疯似地向墙上扔去。人们可能想送给我其他类似的东西这一念头本身就令我反感。于是，这些东西的命运自然就像那些洋娃娃一样了！但是我从练习武术和网球中感到了某种快乐。我经常和父亲打网球，和他一起度过的这些时刻真是美妙。但他笛卡儿式的理性气质、他对条理和规划的偏好以及他的严肃，使我的好动、任性和激情无所适从。

当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他的不快。我学会了从这种突袭中推测出母亲发现我又犯老毛病时瞳孔的急剧放大。于是他们两人，怀着天底下父母的最美好的愿望，寻找着医治这些反常行为的办法。然而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产生这种活力，什么都不能让我接近别的孩子。我没有玩伴，在我度日如年的学校里没有，在人们

建议我参加的校外活动中也没有。

“瞧这幅画。”

老师拿出了一张大纸，在那上面母亲除了方格网什么都看不出来。尽管母亲自己也是老师，对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都有所准备，但她并没有发现奥妙所在。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

“但是很简单，”老师叹了口气说，“我们要埃莱娜画饲养场里的母鸡，对所有其他孩子的要求也是一样。但您的女儿竟乱涂乱画了一幅铁栅栏。这真令人担心。”

然后，她们之间开始低声交谈。“不”一家不断从她们的口中蹦出，还有一些建议，当然也少不了皱几下眉头。

“课间你拒绝和别人一起玩，这是真的吗？不要对我说整个学校里连一个能入你眼的男孩或女孩都没有。”

母亲老是为我担心。我经常用我的脸颊蹭她的手。她的手有一种极为独特的香味，一种薰衣草和肥皂没能洗去的淡淡的大蒜味掩盖下的白垩混合的味道。母亲一边为我低声吟唱着古老的意大利歌曲，一边在菜肴上撒上我的出生地普罗旺斯的大蒜，看上去就像是香料林里那样多的白色小石子。我不喜欢母亲担心的样子。紧锁的双眉在她的鼻端划出了沟壑，也划伤了我的心。每当此时我就会有一种难受的负罪感。我觉得自己是个不听话的坏孩子。可是，不听话的不是我，我在本质上不是这样的。我把洋娃娃往墙上扔，伤害赠送者的感情，但那不是我，只是我体内的某种东西想要跑出来，表现出来，逃脱出来。

“边界是什么，妈妈？”

“是标出界限的东西……”

“那么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边界了？”

我的讨厌的边界，里面的某种东西总是试图从中跳出去。不听话？小孩子往往是不听话的。我闭上眼睛也想象得出他们的不听话：他们在课间哄笑，在暗中狠狠揍几下他们的替罪羊，在病狗的肋部踢上几脚。我该如何向母亲说出我对别的孩子，对他们成群结伙、欺负弱小的所作所为的这种憎恶呢？我觉得他们坏透了。我感到自己完全与他们不同。事实上，我就是与他们不同，不是吗？

“宝贝，不要那么大声地问为什么大楼的看门人走路像只鸭子。他有残疾，所以走路才会一瘸一拐。他听到你说的话了，这会让他伤心的。不应该伤害别人，这太残忍了。”

那年我三岁。第二天，在同一个地方，当与我们的门房交错而过的时候，我大声说道：

“你看，妈妈，我没有说那位先生走路像只鸭子。”

我使足了劲，把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我想不起母亲当时的反应了。我只记得我立即就为此付出了代价：门房的痛苦敲痛了我的心，我切身感受到了他的那种痛苦，痛苦中带着悲伤，因为这个自打她出生他就认识的小女孩竟放任了她自己愚蠢的残暴和伤人的本领。我记得我立时就感到了自己的话的可怕以及我的悔恨和痛苦。这种感觉的滋味苦涩而强烈，就像我看到同班的孩子作弄别人，看到他们，特别是那些老是成群结伙，互相拥挤、打闹的男孩子们的粗暴行为时一样。不过，如果一定要我和别人一起玩的话，我会选择他们的游戏。我一眼就能发现最适于攀

爬的树枝，这点我比任何人都强。我可以在攀爬、奔跑、闪躲中打败他们所有人。他们的弹珠尤使我入迷：这种手中的弹珠游戏简直就是一种手指的舞蹈，时而强烈，时而轻柔精细，形成一支迷人的芭蕾，在阳光下闪烁着玛瑙、水滴、石油和琥珀的光彩。我喜爱弹珠，甚至它们那悦耳的声音、那口袋里轻快的叮当声、那相碰时宣告胜利的沉浊的撞击声。但是，要知道，弹珠和女孩是不相容的。的确，玩弹珠就不能顾及体态，不能害怕蹲下或者扭曲身体。但女孩子总是姿态戒备、行动受限，她们时刻当心着不弄皱她们的裙子和袜子。而男孩们却对他们的服装表现出不屑一顾，根本不把弄脏或扯破衣服当回事，反而以此为骄傲，他们的这种骄傲让我着迷。

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己是个“男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人们以我的性别为借口指望我表现出一个女孩天生的应有的姿态很反感，那与我的性格完全不符。幸运的是，母亲尊重我的个性，她从不强迫我穿裙子、女衫或泡泡裙。

课间，为了避开其他人，我常常跑到教室里躲起来，或者躲在走廊里晾在金属挂衣钩上的衣服后面。有时会有学监发现我，把我送回操场上。在那里我有属于我的一隅之地，一堵在我背后庇护着我的高墙的一角。我就像蜥蜴一样一动不动地观察着眼前的事物，尤其是发生在中2班里的一切。

那里，萨比娜带着一种女王般的悠闲从容在栗树下漫步，身边总还跟着另外两三个女孩子。我羡慕这些高年级

女生的笑容和默契，以及由她们分享的映红她们脸颊的秘密编织成的那种奇特氛围。萨比娜身材修长，脸庞圆润，仪态优雅，笑容真挚，让我感觉她有一种圣母般的气质。我喜欢她行走时头发在肩上跳动的节奏，更喜欢她一出现就能使其周围的一切喧哗——课间操场上的全部嘈杂——戛然而止的本领。她能使声音中止，这令我非常钦佩。每当我想起她时，就会有一种急速增长的冲动将我猛地抓住，那种想要从我体内逃脱，想要将我的肢体向四面八方伸展的欲望，那种以喜极而泣的力量将我抛出尘世的感觉就再次向我袭来。

在课堂上，我也不能更好地处理与周围的关系。老师们想让我保持安分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并非因为我是个坏学生，只是因为我时刻插嘴，或者在该听讲时开小差。我总是提些不合时宜的问题，永远像一条激流般难以管束。我扰乱了整个班级。同时，我也因此而不幸。对于落到我身上的指责，我无法认为自己一点过错也没有。负罪感折磨着我。夜晚，我长期做着一个噩梦，梦中我感到呼啸的密史脱拉风（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千寒而强烈的西北风或北风——译者注）将我从学校没有栏杆没有支点的巨大楼梯上扔下来，使我陷于一种令人眩晕的急速下坠中。我在恐惧和汗水中醒来，当然，毫发无损。但我总是对自己仍躺在床上感到惊讶，好像这种坠落应把我送到另一个地方，一个遥远的异国他乡，在那里我终于可以找到家的感觉。它辽阔而广大，我不知道是哪里，但这种对另一个地方的渴望深深地藏在我的内心中，仿佛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无法表

达的存在及其不可言喻的缺乏纠缠着我，烦扰着我。

\*\*\*

1532年，在普罗旺斯的埃克斯，我出生的城市，最高法院院长巴泰勒米·德·夏斯纳撰写了一部其判决意见的汇编，其中大部分涉及“针对有害动物的现行程序”。据说他本人也曾在一份巧妙的辩词中为侵袭奥顿城的老鼠辩护。在这部汇编中，夏斯纳，又名夏斯内，概括重述了有害动物的危害所提出的一般问题，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此外，他还制订了有害动物一览表：家鼠、田鼠和水老鼠、蛞蝓、鳃角金龟、毛虫和其他害虫，以及其他蚕食庄稼的有害动物。

应该就此传讯它们吗？致力于校订当时法律的夏斯纳自问。传讯是法定程序：这些动物必须出席传唤它们的法庭。如果缺席，法庭将按规定为它们指定诉讼代理人。这些案件无一例外都由主教法庭审理。做出的判决是将这些有害动物和害虫从其危害的耕地中驱逐出去，但同时也承认它们的天性和觅食的正当需要，准许它们在荒地上定居。最后，在这些被控告的小动物不服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法官将它们开除出教。就这样，拉昂的苍蝇和田鼠被逐出了教会，特鲁瓦的蚱蜢及许多其他诸如毛虫和兔子之类也是一样。

然而，并非所有的动物不法者都被驱逐出教。家畜虽也按法律规定接受诉讼，但却是在世俗法庭上。那些犯了毁坏店铺或庭院、偷吃食物、拒绝劳动等罪行，或是犯了



严重得多的杀人罪的家畜，比如猪、牛、驴、狗和马，会被抓起来送进监狱，在那里等待着它们的将是辛苦的劳作。

当时，就像对待所有刑事案件一样，警察制作笔录、进行调查、传唤证人、听取证词。然后陪审团做出判决，最后进行宣判并将判决送达单人牢房中的有罪的动物。下面就是 1386 年，在诺曼底，一头母猪是如何被判处死刑的：从头到脚被打扮成人的模样，由一匹母马拖着（哦，多么具有侮辱性的对待），一直拖到市集场，它将在那里被处死。到场的有法莱兹子爵和他领地上的农民。农民们是赶着他们所有的猪来的，以便让它们接受这一教训和感化。这头母猪的主人被安排在人群的最前列，为的是面对他时“使它感到惭愧”。当着众人的面，刽子手切下母猪的嘴筒并割破它的一条腿。随后在它被割去的嘴筒上塞上一副人的面具，并绑着它的后腿把它倒着吊起来直到它死去，然后在柴堆上焚烧母猪的尸体。

这头母猪究竟犯了什么罪而应受如此的死刑，还要让其同类围观它受刑的场面？它闯进了主人家，吃掉了一个睡在摇篮里的三个月大的婴儿让·勒莫的半张脸和一条胳膊，导致其因伤重不治而亡。

同样道理，在日索尔，一头牛因过失而被捕；在博韦齐的克莱蒙，人们射死了一头对新东家咆哮的母驴；在博热，一只母羊因与其主人兽奸而被捕，并和其主人一起被装在一个袋子里烧死。动物的诉讼案件并不少见，但直到 17 世纪，猪一直都是史册记载的动物犯罪诉讼的主角。因为在那个时代，猪在城市和乡村肆意乱闯，简直就是那